

遂不起年七十五其配文氏生蟠叟後一年亦
卒年若干治平四年十月一日蟠叟葬之于臨
邛縣思君鄉豐義里息頭山蟠叟蓬頭鬣足披
風露踐泥潦晝夜號哭負土爲墳凡三年遠近
觀者日日來不絕歎喟嗟悼而去銘曰

人生常患已之所欲樂爲而禮法從而撓
之櫛然如囚曾不得恣肆而自嬉若處士
者少脫略而無羈敖盪一世而曾中不置
乎險夷以壽而返兮羣口爲之齎咨發其

慶以昌後今其子宜之

榮州楊處士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榮州榮德人其上世官族見紫微
石公楊休龍圖李公絢爲其考虞部郎中見素
妣崇德縣君袁氏之墓銘君少敏惠嘗授經於
唐安羅勉先生通博善講議辯者不能敵晚工
於詩旣久且精意詞高新無所得其迹於父母
昆弟一盡其孝友崇德病累亟君再剔髀肉以
饌進悉愈郎中好接賓客兩蜀聞人無不至門

下君善治產致資以贍給其用多寡稱之楊氏所以義聲滿天下實由君振之也間嘗語羣弟曰家事不可以累大人予其主之爾曹第力學予將資爾異時求有以昌大門戶者是後屢有繇郡舉試禮部而若冲者途中其第今已入尚書爲郎矣君性方廉重許諾視人有不類輒耻遇之如一善可喜則獎勵稱述疊疊不已宗族鄰里婚喪之用所不能足者君咸爲辦之賴遠別業爲一郡之冠其林巒之秀澗谷之異圍擁

列立若設圖畫君於其間築室百楹裒輯古今書史萬卷引內外良子弟數十人召耆儒之名業者教之其子約果登皇祐五年進士授遂州小溪縣主簿先君卒餘皆擬擬號稱佳士者君以至和二年九月十五日以疾不起享年若干娶王氏生男子五人綱約綱紀絃女子六人壻普州進士汝某資州資陽縣尉袁某進士勾某袁某張某著作佐郎知綿州魏城縣張某孫男十人某曾孫某君以嘉祐五年二月二十五

丹淵集 卷五
日葬於崇德縣榮川鄉南坦莊錡以書并狀拜
道士李有慶來詣同山居始求銘君之墓同亦
與錡識故爲之銘銘曰

古語有之 天道難論 吾今於君

以爲知言 種善殖德 所獲未蕃

中壽亟亡 人聞而寃 何以慰君

有文諸孫

綿州李處士墓誌銘

先生諱某字某綿州巴西縣人曾祖某仕孟昶

意其國不能以久復位下無所信道遂解官以
去就閑居焉祖某善計策廣政末年兩川搶攘
郡邑多寇盜能用之以庇護族黨獲亡恙鄉人
以才豪名之父某博學有智思尤深於診劑人
遠近賴其術而不夭枉者無幾數然未嘗勦之
來以賄爲謝者有問之曰吾求以此德遺後人
生先生遂使被儒服先生少通敏才辯傾給自
嚮師學專精講問一力不厭橫波絕浪大涉經
史時出其語以聳坐客雖其朋流率無不下之

丹淵集 卷三十一
者景祐初就進士舉試禮部既不得歎曰吾不能是矣吾有子宜其爲之於是歸教其子及里中良子弟晝夜相臨隨自不少懈不十年其子文藝益精凡兩偕計吏一試大廷下遂中皇祐五年第蜀人常謂先生意與物出入相應効乃如此性孝友家饒財不自靳嗇養同產常使厚於已歸二甥於良家奩奩所與視已子一槩獨不異寶元蜀旱大饑朝廷遣貴臣撫諭發私峙合程者畀赤牒先生曰民困感上憂之若此豈

幸之以徼身名時耶吾所蓄雖不能如其格忍自閉以視元元捐瘠乎悉倒廩輸之官無德色在位咸高之士有來綿者未授館悉先詣先生所先生從之游無間風雨相驩至去皆滿意不戚戚故其好事之聲聞四方也以此所居西偏構月軒常隱几其中端靜凝默人不知其所以爲時復論譔有書號百一者凡十卷大抵明古意述世務自言此書百分塵有一能補於吾道者乃名耳好吟詩逮千餘篇語近而意高皆不

丹波集 卷三十一
徒爲之者治平四年十月十五日以疾卒于家
病已革尚能作詩以與其交親爲訣其日起索
冠帶坐求筆疏紙曰不爲不道不爲不正裁八
字氣漸短目瞑筆落遂化去一城之人無誰何
皆奔走哭踊相屬道上春秋六十有六矣娶文
氏生一男三女男誼伯爲秘書丞知邛州大邑
縣女適周氏范氏文氏周范二女先亡孫若干
人卜以其年某月日葬先生於某鄉某里祖塋
之東嗚呼同嘗憶去年六月自廣漢移守安嶽

道先生門下入拜先生於南堂先生與同語時
有不任被病恐不能久留於世之說同解之先
生笑曰事當然者何足異矣別未百日而秘丞
君遣使以狀來且謂同曰誼伯惡逆深重而遽
喪所天先人臨終攬誼伯手屬之曰吾死當使
普州誌吾墓幸矣慎無忘誼伯敢持遺訓以累
君誠死罪同讀已曰噫善人也今死矣其治命
尚能以予文爲求於予厚矣肯不爲之銘之歟
遂爲之銘銘曰

山蟠於離而水走乎乾之維中有墓兮蹲
 而巍問焉居之者云誰成紀先生之所歸
 先生之生兮為鄉里之所師宜其遺光餘
 耀兮愈華而不衰吾恐綿人世世之子孫
 兮望者趨之而過者拜之刻載善行無愧
 辭嗚呼先生安所虧

丹淵集卷三十八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三十九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叅

吳 吳一標建先

墓誌

龍圖母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其先河東人鳳翔天興令贈太子
 中舍諱某之曾孫汾州介休令贈比部員外郎

山蟠於離而水走乎乾之維中有墓兮蹲
 而巍問焉居之者云誰成紀先生之所歸
 先生之生兮為鄉里之所師宜其遺光餘
 耀兮愈華而不衰吾恐綿人世世之子孫
 兮望者趨之而過者拜之刻載善行無愧
 辭嗚呼先生安所虧

丹淵集卷三十八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三十九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叅

吳 吳一標建先

墓誌

龍圖母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其先河東人鳳翔天興令贈太子
 中舍諱某之曾孫汾州介休令贈比部員外郎

諱某之孫國子博士贈刑部侍郎諱某之子也
母裴氏累封長壽縣大君比部既倦官未六十
脫簪笏以去愛鄠杜美田望紫閣並圭峯築室
灌園與其人上下擊鮮釀醇相招延爲林野之
歡遠近附從之遂爲其土人侍郎雖宦遊四十
年而資尚恬泊不競回視其先人之高亦自引
避居故廬讀書吟詩教其子爲學公之昆弟時
甚少已皆有才名傾動關陝識者悉曰母氏慶
門也不在彼此矣公生而聰悟不煩師訓閱經

史造詞章能盡至其精工應天聖八年進士中
其等調原州軍事推官州倚邊凡所處輕重索
謀慮適當乃無事不爾或紛亂至有可以爲憂
者殊與內郡政令不相若其將旣用武人少曉
此得公欣助裁講至去民夷帖帖無佗議轉運
使李紘剛嚴介急遇其下未嘗相從容獨以公
爲才能渭州酒稅常課屢缺紘怒主吏不職議
逐去且薦公領之公至以已所入補前之不足
主吏因免戾善罷公尚以其最得大理寺丞乃

知京兆府櫟陽縣縣民橫猾好犯法號難治第
一而公以易術治之民自信約不得妄入公之
廷下遷殿中丞移知邛州蒲江縣滿歲知黎州
黎爲西南絕境越巖道濱大渡連山如墻中斷
一道州正扼其口乘高見邛部川聚落如偃掌
上實朝廷所挂慮而擇人以爲守長之處詔書
常以本道按察使視其部吏有長才善撫馭者
薦充之故公得以行焉百蠻都王城歲駟馬過
河抵公城中與中國相貿易摩撫有術則靡耳

柔服如人一不厭其欲則嗥呼搏拚羣輩跳盪
閭闔不能止此其常也公旣示以恩信其鷙桀
不馴者擒戮之衆憚且愛二年無敢輒以疆語
附譯者以及公轉太常博士以侍郎憂去職服
除還本官通判乾州林瑀守成州放手受賂不
顧傍他鎖姦鍵惡密不可發包拯爲轉運使以
威察自名顧無如瑀何然疾之甚願必以誅死
請公攝其州得狀卽寘之獄公往見瑀以數語
伏其罪不務奇中而與法正相等瑀無憾衆咸

允之遷屯田員外郎通判鳳州改都官員外郎
移坊州州自唐涉五代節度使麤武暴橫嘗用
不法下禍部邑征稅關渡多設虛筭斂以殘虐
因仍至今役鄉戶使典領其人得此卽破產以
至一縷盡輸之官而未償者公曰筴法也吾豈
忍若前人坐視之耶上章極言請別立新課以
下揀危亟朝廷從之坊人所以獲疽癰斷潰而
肌肉完好者公惠也未幾召入爲侍御史嘗賜
對便坐公言帝王治國之本職在專求公相以

自羽翼杜衍范仲淹不幸早去陛下左右自後
所得如衍仲淹者幾何人雖有可用者皆被散
使在外竊恐陛下風教自此無如先時仁宗大
悟連復其所可用者朝論翕然嘉之二年除三
司監鐵判官尋爲言事御史明年拜起居舍人
知諫院准南京西轉運使以賦外它錢貢上曰
羨餘請不隸大農給中上將議賞公曰是兩道
比佗財用尤爲不支苟非誅取慘橫安所出此
如恩之是借吏手以推剝吾民之膚髓耳不可

丹淵集 卷三十九
遂罷近歲士大夫多營占民田以自膏潤幸民
向役出下估盡所有納之相尚無制而其諸所
以徃於官者負愈重去瘠取沃鑄蠹益暴公請
限其頃畝各以官品裁約之議行上下以便國
朝任子之令比前世最爲優典凡得以官歲上
其名者數百矣入流旣繁仕路紛雜公深疏其
敝章下近臣會議類皆顧已謂久今遽更之不
宜公持之益堅道利害上前卒得清無慮歲減
三百員其源少清孤平者獲叙進公之建說有

大體可行之爲良法皆類此長壽從其少子官
南岐且疾公亟請省視獲告日夜馳往至卽以
居喪聞終制用前官充兩浙路轉運使未行改
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邠州數月授直龍圖閣
知梓州歲餘乞內郡得涇州轉工部郎中移充
成都府路轉運使拜刑部郎中蜀土醜演諸產
極富夥官之府庫日入歲受泉幣流溢公嘗謂
戍兵曰爾得賜帛與易之以錢也何利衆云帛
亦貨諸市利莫如以錢便諸用外所售往往與

丹淵集 卷三十九
官賈不相直得錢且幸公曰吾募願者兩可矣
用是凡得十數萬疋今上卽位大布恩賞事出
不素它道悉配入民下且暮高直踴數倍百姓
謹擾急欲求死而公部中以所嘗居者當之間
里靜野無苛求猛督之颯事帖然濟矣永昭調
用多目有司欲天下之財應所費疾若星火公
以法移蜀之積錢百萬袞袞相屬陸走三千里
且暮副其急大計以辦已而公且遣疾矣嘉祐
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卒于官舍享年六十公

性端重寬碩質狀嚴偉望之岌然使人肅恭戒
飭不敢慢墮而與之語議雍容委靡色和而氣
溫久不能舍而去之也其爲郡邑專務寃極隱
敝與人興起長利故所去未嘗無餘思居臺奏
正皆中外所望以爲言者用諫紙不肯書奇譎
么瑣事以瀆上聽總大端發正論異君相默用
之不設痕聲以夸露於已也旣而一落外官頻
年不歸視當年朋流已翩翩上薄霄漢人悉以
用公爲不當然而公亦自無一語爲戚戚先帝

升遐日夕涕泣遂以病病遂以死而公嘗所蒞
之郡邑與常所徃來之人無不哀慟號咷云善
人何負天天奪之也何遽而不少假矣公既死
朝廷遣其弟沆乘驛迎其柩歸權厝於鄠縣以
治平一年某月某日塋公于某所祔先侍郎之
塋夫人王氏累封永安縣君男二人軻太廟齋
郎十二歲輒試秘書省校書郎若干歲女一人
若干歲沆以都官郎中爲陝西轉運判官好學
有義行奉公之夫人與公之諸孤居長安事如

母教如已子愈于公之存以某嘗獲遊於其伯
仲之間來請銘銘曰

鎮東儉以忠殉魏

後惡禍去丘爲民

積流藏晶入幽閔

宜發其裔洪以熾

惟公生實世所異

厥中端完外恢粹

學焉又充道少試

君蒙其休民被利

眇然權財用曷旣

卒以不幸謹衆欷

馳詞窮天浩無寄

其將興之比賢嗣

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

治平二年三月二十日有以笈携書而進立于
庭下者問之曰長安王氏之僕來時主戒云汝
亟往廣漢問所題官居納之自去彼凡十二日
走四十驛而至此矣余曰事必有不可緩者命
受其書視其所以遠來見諭之意曰希明不幸
先人以去年三月十四日得疾棄諸孤于家今
年某月某日欲舉其柩從祖母以葬于萬年縣
龍首鄉鳳栖原之先塋竊念先人祿位不甚顯
使志業不克輝燿于當時今已矣若非有以善

文載其事寘諸壙中以信于人以傳于後世爲
人之子者之所爲心乎如聞執事常以文章論
譏人父祖之生平其子若孫得以實自以爲事
父祖之道無忝矣希明雖未嘗一見左右敢遣
僕持先人行狀以聞求數語以銘其墓使先人
之靈不鬱鬱於地下希明死幸矣唯執事哀憐
之其詞始末悽楚讀之殆不忍聞其所以云云
者余曰噫斯人也耶嘗憶皇祐初余在邛州幕
時有以強幹爲轉運使所委往來邛蜀間辦公

丹淵集 卷三十九
事者此君耳余蓋嘗識之今其死而其子幼不知余與其父有一日之素能踰重關越險棧於二千里外以是事見屬或拒之于情可乎乃爲綴次以慰其子云君諱紳字公儀其上世太原人唐末因官居閬中後復以官居長安三代矣君生十年以父蔭爲太廟齋郎自少喜讀書記問精博爲詞章有條理舉進士不第遂調鳳州梁泉縣主簿初仕已籍然以廉勤聞滿授漢州德陽縣主簿令老且憊都不省職事羣吏驕恣

翻亂文法以欺枉吾民民不堪矣而君且至數日視案牒閱租賦改徭役盡暴蔽隱悉伏其罪而一縣乃治轉運使張公揆明毅端肅少所推擇獨稱君才而數任之綿州百姓馮仁美兄弟訟田十年不能決公以此獄累君未浹日其情得爭語遂息雖其本郡邑之吏嘗歷手者悉曰是善治此吾不及也公又俾其市五州絕戶遺田不數月獲錢四百萬內諸庫而民恬然無驅督之擾代歸授其州長豐令未幾以市田令轉

大理評事知絳州正平縣會縣人行守事者有
產占君籍中其鄰民張順探守意詣州言狀謂
可鑿渠以引其水溉吾村地若干頃甚便守從
之下縣如其議君亟至守所建利害百一于前
謂不可行守怒趣君去決令開渠君抱笏徐起
顧守曰渠則不可開令頭可斷也旣而守亦悟
遂使罷君歸一鄉之民擁馬首謝曰我輩非公
壓抑且死矣願爲公刻石以示吾子孫俾知公
爲其父母衣食之也累遷衛尉寺丞大理寺丞

知鳳翔岐山縣君之父度支嘗治此彼人德之
遺矩餘範君一守無易故居四年而民不敢以
不可治之事干君去之日老幼婦女皆奔走涕
泣謂君何時復當此來也今上卽位轉太子中
舍賜緋衣銀魚入朝授通判乾州事還長安遽
得疾不起享年四十一君性孝友事母兄有聞
千里間舍光門有大第乃唐官寺之遺址老株
巨石氣勢甚古偃蹇崒嶽羅立如畫亭觀臺榭
號一城之甲名公巨卿才人豪士往來過雍未

嘗不下馬八門卷覽嘆愛君少時與兄中隱君
出入迎候游陪不厭人咸喜之君素博給好辯
論尤不意狂詭而絕重氣節在岐山時有妄人
鄒僅稱先生者自言八百餘歲歷游公卿之門
好談人前世事立禍福以搖撼人人信畏之謂
神人云不知凡幾年負此術行於世矣過縣謁
君君與語察其怪謬訶下麾左右縛寘獄問狀
悉伏誣誕門外要官重臣交書下抹君置之一
不省械送府恐懼以死訖無他異君故人國子

博士劉祺自蜀解官歸至縣寓僧舍且病其子
赴舉京師顧前後皆孱輒無一人可任事君親
爲煑藥視食旦暮伺候且累日無少懈既卒凡
喪事一切具辦無有如其至親欲奉其死者
之意聞者嘉之君大氏所爲類此亦足可紀也
曾祖彬贈光祿寺丞祖識贈刑部侍郎父瀆任
尚書度支員外郎三司度支判官母高氏封長
安縣君贈尚書令瓊之女見君死遂寢疾後一
年亦卒君娶舅氏引進使繼隆之女生五子曰

丹淵集 卷三十九
希明希傑希正希亮希益女三人銘曰
於乎公儀命誰君尸與其才良而不壽宜
人之于官其幾謂能如君之爲死有可稱
身大位微奚足比方陵磨谷闡銘發愈光

龍州助教郭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字伯龍其爲人也和裕淳懿眇岸曠
闊兩蜀士大夫與四方從宦於西南者於伯龍
無有不識非伯龍之求之也而其人自以爲苟
不識伯龍則爲徒至于此矣蓋伯龍善與人交

又喜藏書書至萬餘卷謄寫校對盡爲佳本伯
龍無不讀人問之者伯龍無不知所以人多與
之遊伯龍亦未嘗輒厭見其人所以善譽聞於
天下將五十年景祐中被薦試尚書省不第遂
歸不復就舉成都學舍爲諸郡之冠聚生員常
數百十人伯龍典事其中凡三十年教導揖納
上下信愛事繼母朱氏至孝朱嘗病痺輒不立
伯龍訪諸術士力求已之遇隱者得火龍水虎
之法轉授其母行之遂起體輕如風享年八十

丹淵集 卷三十九
四而卒於兄弟尤友順不相狠鬪分隸貲產獨
占其至下者後雖有所不足亦自無壹語之愠
有識義之治平詔求遺書伯龍所上凡千餘卷
盡秘府之未有者熙寧四年四月朝廷以伯龍
景祐進士恩授將仕郎守龍州助教一日忽召
其子大年等曰吾生平以儒術承家已而自知
於祿位固不可以強干所以不求宦達退居田
里今天子念吾之老特賜一命吾其遂止此乎
是年十月果以疾卒于家初一日也伯龍既爲

累世令族之後內外親戚交友甚盛凡遠近慶
弔伯龍未始後他人而至者才智敏給善酒戲
辭吐如射坐客不能當至有叢吻急擊爭欲勝
之者伯龍左右酬對愈辯而愈精四坐笑伏歎
其俊銳死之日無不嗟悼之春秋六十四所著
書有劔南廣記四十卷毛詩統論二十卷歷代
沿革樂書十三卷曾祖某祖某考某皆不仕母
楊氏夫人字文氏乃蜀之大姓某之女年二十
一歸于伯龍閨闈儀範鄰里矜式相夫以義教

子以學正順慈嚴無有未至先伯龍卒生四子
大年大方大亨大受皆舉進士有名稱女二人
長適太常博士李彤封壽安縣君次適進士文
惟幾孫男八人女八人大年以六年二月十日
葬伯龍於華陽縣昇仙鄉俱利里先塋之次舉
夫人之墓祔馬大年等以同為姻家來求銘伯
龍之墓為之銘曰

學無不深 行無不淑 天胡嗇之

弗畀以祿 鸞羽鳳翼 歛不得張

有翺者微 高鶩遠翔 神道難知

人理亦悖 吾於伯龍 一付茫昧

所不已者 郁然清芬 更千萬年

有信此文

秘書丞馮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先始平人在僖宗朝有官於蜀
者廣明之亂唐統紊裂視世濁溺留避於此子
孫蕃衍有居于普者五世祖紹卿於五代時以
宗族門地雄于一州高祖諱光偉佐東川節度

曾祖諱嶠祖諱元晏並潛隱不仕父諱某少舉
進士以苦學被病遂不顧舊業專治養生之術
作詩百章道其事自號丹珠子年過八十無疾
而終子三人君其長也君生而穎慧不意他技
未冠求師於成都是時任玠溫如李畋渭卿皆
以道義文章教授諸生君執業門下並爲其高
弟歸將試藝於其郡廷以干薦書而豪士惡子
競以財賂占壓寒素不得一步進于其下乃退
而嘆曰是等也我安能與之以力相較耶於是

收斂退縮芟去任意僻居靜處討究羣策經深
史隱鉤擿藏詣馳詞吐論坐者常屈閭里訟訴
槩先詣君所平決以至不復更由官治而兩講
解矣教諸子事業悉有端次慶曆中其子令中
都外郎如晦用其法一舉中進士君曰是吾門
戶之大望自此子爾嘉祐初以子官授大理評
事致仕三遷爲秘書丞賜緋衣銀魚嘗卽其居
盛創亭宇榜之曰榮恩自作記道其所以獲當
世爲人之甚幸者鄉人景慕之治平二年春中

都爲晉原宰君以雙輿就其養晉原之治高出
一道君實有所誨助間則吟詩飲酒日日不倦
一旦召中都語之曰官居之樂誠樂矣然而吾
之舊廬近常往來於吾懷也汝當具吾歸裝宜
無吾留十月促就道中都遂假檄待還其家既
至亟遣去曰汝速往無以吾累汝汝當憂民慎
毋吾憂也自是日召鄉里故舊聚飲歡嘖歎歌
愈益精健諸子立左右忽顧之曰父母之年古
人謂可以喜懼者汝等當知之吾受祿養幾二

紀名復挂朝籍人能如吾者幾何此可喜也然
吾春秋已高汝能無所懼乎家人聞之錯選皇
惑問何以及此體中有覺不如平時者何所但
俛首嘻笑不答又數日食飲漸不進求就枕瞑
目良久以續候其氣已不屬矣遂終焉十一月
十二日也享年七十五夫人趙氏同郡之甲族
婉懿有善譽宗黨模其閨法四封爲壽光縣君
生男六人三早夭次中都也次處晦用晦并舉
進士有文行聞其朋流女五人適昌元解惟正

都官員外郎景思問郡人周著進士景思永歸
思問者先卒後繼之以其娣封永壽縣君孫男
十人某某皆嚮習文藝孫女九人其十始嫁河
南趙仲邁其孤將以三年二月某日塋君於樂
至縣普安鄉之西山從先塋也中都與同有塋
屋之舊走僕詣同求銘其墓爲之銘銘曰

孰不種善

君穫其多

奄然而歸

所少謂何

子官曰榮

學者愈侈

君所常望

久焉益偉

人生世中

超跌百端

如君初終

十八尤完

老安先廬

沒集舊兆

更萬千年

銘永其詔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四十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叅

吳 吳一標建先

墓誌

任郎中夫人宋氏墓誌銘

宋夫人職方員外郎任俊師中之元配也父廣陵先生凡數女而夫人最為先生之所愛簡靜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四十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叅

吳 吳一標建先

墓誌

任郎中夫人宋氏墓誌銘

宋夫人職方員外郎任俊師中之元配也父廣陵先生凡數女而夫人最為先生之所愛簡靜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寡語言居處有度不妄易尺寸家名高貲先生
常營諸嫁贈紫金大珠巧繡華熾日爲收置它
皆以先得爲已物而夫人第拱手嘻笑若都不
欲求之者先生竊視之歎曰是不可不以耦佳
士故歸之師中旣來事姑章接先後勤順柔婉
有儀法師中性儻邊畛宇宏大好賓友每相聚
集必辦具詔諱酣飲連日夜不管無有索足夫
人愈敕僮婢色色給過無少厭它日問之已脫
簪珥襪袿裙質酒肉供矣未嘗以爲言教諸子

與其壻學至夜分讀書聲未絕夫人亦不去房
下時至勉勵之寓家祭之新息忽語其子曰吾
壽不能末異時藏吾於淮上汝等之孝也家人
初甚怪之但不詰其何以出如此語已而果得
疾遂瞑目終日而去春秋五十矣熙寧元年九
月三十日也明年正月二十九日葬之于光州
光山縣千步村從其志也男四人大節大防女
子四人長適高遇次適楊廉善二幼大節自蔡
歸蜀見其父友文同伏地哭拜所訴不忍聞起

卽求同銘其墓乃銘之曰

異哉夫人生於眉之眉山而葬於光之光山也其間相濶五千里胡爲自彼而止此人事萬變孰可得而知之矣夫之官日高子之學日新後事如是之盛也豈不足下慰於夫人嗚呼哀哉

壽安縣太君何氏墓誌銘

秘書丞趙蒙將以熙寧九年正月癸酉葬其母夫人壽安縣太君以其狀來求余誌其墓余皆

嘗學易於秘丞君之父秘丞君又嘗爲余僚於興元府之南鄭縣其爲舊如此當爲之書按夫人姓何氏咸安郡人少孤其母愛其敏惠有智思視遇過諸子鄉里大族有求姻之者母悉置不荅嘗謂人曰是女非得佳士誰可婦者有馬服先生者名某眉山人儻邊任氣俠風槩高遠以文章道義游兩蜀聲稱燁然士人欲宗師之至蓬母聞之名曰可妻也遂求以夫人歸之秘丞君生方數月馬服去客諸郡爲人挽留主師

丹湖集 卷四
席凡不歸者十四年。夫人依其弟右贊善大夫絳之家，寡然專一室以居。日夜候其子，裁能道語言，乃教之學書，念文字。既冠，遣從師，爲詞章。後登嘉祐某年進士，獨夫人訓導之力也。馬服初無預焉。馬服常曰：吾子有母，吾何憂贊善。尤悌順事夫人，至謹。凡家事一以諉夫人，不問夫人爲之收拾藏貯，歲時均節調用，內外所給如一，無半毫之私識者。各以諭其家，指夫人爲姆師焉。贊善捐館，貧甚，會夫人從其子解官歸，盡

傾其橐裝葬如禮，乃携其孤女撫視養育，擇可壻者嫁之，匳具稱足如已出者。夫人性仁愛，凡左右使令，常自視其飲食衣服，俾各滿其所欲，無歎恨鞭朴未嘗施于家，而閨庭凜然，每戒其子曰：罪囚不幸觸憲網，爾旣治之，刑常宜輕，不獨成爾善名，慶當流於後世。居處嚴潔，四坐清灑，几榻帷幔屏障之類，整姪次置，無一塵之栖。所服不務華靡，自非臨祭祀對賓客之外，袿裙鬋襦皆補澣者。家人每難進之，夫人曰：是物

但被體不至穿敝何在新麗紡績之工可惜也
素安強雖春秋甚高而鍼縷不廢八年八月十
九日忽得疾卒於漢中所寓唐安佛舍男子三
人曰蒙秘丞君曰莘曰荀皆舉進士銘曰
於乎夫人 柔婉靜默 午髮未笄
已聞懿德 出配有道 生子岌岌
教以詩書 日夜訓飭 居貧益堅
禮繩義墨 愈久不渝 鄉閭矜式
見子成名 至升閨籍 覃慶疏封

壽安有邑 金屑塗羅 華誥五色
持此就地 何慊於臆 八十一年
晚具五福 世亦鮮儷 可瞑去目
陳倉之山 有名雞幘 問之青鳥
此云佳宅 宜爾子孫 世緒奕奕
告後以辭 鏤之堅石

文安縣君劉氏墓誌銘

蜀有賢婦曰文安縣君劉氏者簡州陽安人著
作佐郎琚之女故太子中允許平施益之之夫

人也性巧慧志尚柔婉在家常以孝謹稱於其親長嗜學書傳無有不經覽者於左氏春秋尤能通誦之中間事跡詞語泐端極涯開說講辯名氏世族地里歲月條分緒解癸甲不亂自歸許氏事上接下祥順友愛循蹈矩法益之資稟曠濶磨蕩崖畛常以醺飲敖佚自喜夫人每乘間引古之所以因是而取諸悔咎者指諭之益之未嘗不懾然愧畏遂至於不復更敢爲此恐或戾夫人之所陳者益之每語人曰予之所以

將放而復斂者謂何慮其聞於予之悃中也蓋使人聽其言惕然若嚴師良友在側動靜語默以教義諄諄警誨人者予過漸鮮有與助爾從知平定軍樂平縣未幾而益之卒夫人携諸孤奉輜車還成都至則舊產已空蕭然無一椽之屋以居寄人舍下合聚閭巷親族良家兒女之推齒者授訓誡教書字逾十年獲所遺以給朝夕僅取足不營於他其所居左右之人凡過其門悉俛首遽進不敢誼諱作高語大笑懼聞于

夫人清風滿家寒苦霜雪督諸子學晝夜不廢
改詰檢問使中程律一或不及譙勵不貸故其
子天啓嘗預郡府貢書古在高等夫人教之也
自是夫人之徽烈懿行愈聞于人萬口一詞謂
絕倫類忽得疾於熙寧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卒
于家享年四十八人無賢愚相與嗟悼有六男
子曰某某天啓娶闔氏太常博士灝之女天
衷娶陳氏屯田員外郎昂之女餘未娶然皆俊
爽愿飭異時當盡能成立者天啓卜以某年十

一月四日葬夫人於華陽縣某鄉里海雲山之
東原與益之之域同焉以同昔年嘗誌益之之
墓遣天衷來陵陽以夫人之治命俾同亦爲夫
人銘之乃爲之銘銘曰

猗猗夫人

夙懋廼德

歷求於它

類者鮮克

旣畀令淑

復輔以文

有蔚其章

蘭薰蒹芬

自居州閭

養善秘闕

化流郡閨

不戒亦式

顯懿旁衍

衆鄙之師

十年其家

觀書誦詩 匱益久捐 裁辨袿襦
踐履幽素 以儀自律 恫視諸藐
其孤而勞 經耕史耘 待獲厥成
遠爾云亡 聞者愕眙 無誰不知
語卽涕淚 可會風節 詳而記諸
附史以篇 庸完國書 彼幽良人
一紀與別 東山之陽 遂此同穴
能事金石 其有子賢 爲次清休
刻之墓前

長壽縣太君楊氏墓誌銘

職方員外郎許儀之母夫人姓楊氏彭州濠陽
人世以大族雄其邑夫人柔懿端靖自羈貫已
爲其內外戚屬所稱服年十九歸太常博士許
瞻太博古籍成都之新繁自得夫人遂相與奉
其母來府中就師友以學太博性高爽不惜所
有以交當時之賢俊朝夕會遇講磨其所習夫
人常自臨炷脯手和羹炙以過給賓客無一日
不如事且未嘗有倦執之色事其姑尤孝謹凡

丹波集 卷四十一
曰婦之淑節懿行它不能行之者夫人服之爲
終身太博以母老職方君等皆漸長乃謂夫人
曰新繁我舊業邇來此者爲將營進士求起家
今齟齬矣命也太夫人念故里數子已可教盍
歸以新吾之所爲乎夫人喜遂復還所吾新繁
督諸子學愈勤而親見其子爲尚書員外郎用
其恩進封長壽縣君太博治家號嚴飭夫人每
以慈恕潤飾之故梱內斬然若官府纒纒可述
爲鄉里所矜尚夫人好施舍不嗜藏蓋閭巷媪

媪每告所乏未嘗不稱其求予足且謝其所以
爲報者後見夫人春秋高潛相與語出涕淚祝
天願夫人更逾百年我曹常所欲芘賴之其愛
惠得人也如此夫人晚喜酒然杯杓甚淺但日
日索當有旣飲色愈溫而氣和語言尤婉緻故
諸女暨衆婦常好酌進之乃歡素安強忽得病
遂不効於藥熙寧四年二月一日卒于其第享
年八十一職方君初以太博服除赴闕授通判
綿州以夫人之年日夜西走至家夫人疾雖棘

見職方君歸尚怡然起與語若甚慰其所以願
見之者後四日乃啓手足矣夫人生四男子曰
伸曰儀曰倫曰偕伸尚舉進士偕七舉一試殿
庭下倫治產贍其昆其昆弟以學二女子長適
勾叔良次適周惣皆服習夫人之訓戒事親從
人咸有佳譽男孫五人善之慶之餘未名內外
女孫七人以是年四月二十九日葬夫人於萬
善鄉脩仁里祔于太博之塋職方君與同爲有
舊書來俾同銘夫人之墓同不當拒而當銘也

乃爲銘之銘曰

猗歟夫人	有顯令德	修于其家
而外以則	女婦懿行	母姑嘉式
曰其宗姻	循蹈矩墨	慈柔恕惠
芬林闔閭	馳諸里閭	撫濟艱棘
積報在子	外科列職	暨登于朝
取寵自國	軸瑁囊錦	金羅五色
天子命書	夫人封邑	富木長壽
錫畀以食	夫人承之	能自謙抑

惟眾所豔 蒙祉疇克 饗年滋高

獲疹遂亟 命屬以續 告不能息

聞之遠邇 孰罔不盡 彼繁之陽

在益以北 夫也良兆 同歸其域

粹次徽範 琅然秘刻 期千萬年

廼名之泐

張夫人墓誌銘

夫人張氏其上世為武信軍大姓少喪父以孝
謹事母兄有聞里巷宗族凡稱道夫人者必曰

是性固所有不待訓戒而後能也年二十嫁始
平先生希元希元有才名夫人既歸之人皆以
嘉耦賀兩家然恨已失舅姑不得以滌髓從事
希元舊結廬墓側夫人與同去不入城市凡十
年撤紈綺屏脂澤慘慘朝暮莫饋有法希元以
經史教子弟夫人亦班班成誦之講解義訓無
不通曉希元喜接士賓客日滿門下終歲未嘗
獨執七筯以食夫人多自調絮和齊供儼無少
倦至粹遽無有乃解裝構物以治其具惟恐一

丹波集 卷四十一
十一
缺不能相屬者生四子正已正雅正卿皆不許
視家事督之學常以願成汝父之志勵之故正
符以春秋學爲龍圖閣直學士刑部侍郎知梓
州何公取其書聞朝廷正雅以明經正卿以進
士爲郡國所貢一門佳士鄉人仰伏夫人力也
三女長適鄉貢進士王賁次適進士賈端次適
前青石縣令陳公錫治平元年三月十日夫人
以疾卒享年五十八以三年四月十四日葬于
小溪縣永壽鄉鳳凰山之先塋曾祖德權祖昉

父奎皆不仕正符以余與其父子游見余哭且
拜求銘夫人之墓余銘之曰

幽閑而爲女柔婉而爲婦慈嚴而爲母是皆
有令譽余豈愧銘其墓兮

華陽縣君楊氏墓誌銘

宋治平二年十月二日故太原先生太子中舍
致仕閻君諱路字蹈之之夫人以疾卒享年七
十九明年正月十一日葬于普安鄉沙坎里與
先生之穴同焉其子灝以同爲同年進士來求

丹波集 卷四十一
文誌其墓同故采其善狀以書夫人姓楊氏華陽人父諱元吉安道守節鄉里信慕有善人君子之稱夫人少孤外祖張崇文春卿攜養於其家春卿爲孟昶時秀才通五經博極羣書鏗然有聲于當年昶歸朝春卿留蜀畏遠仕遂爲西南士人文章宗師既老無子止有女及夫人在左右恭愿柔懿動嚮禮法薰漬善術該涉文史徽德婉行聞之間里成都多豪宗巨家有以媒求姻接跡于門者春卿每拒之曰是女與孫循

服素儉甚已深矣蓋非可以侈麗華靡之好以化其所嗜者吾將求朴茂清粹嘉才美業之士以歸之且當其意爾後果以女妻國子助教周式而以夫人配先生者焉式講道著書爲詩書名儒先生履尚簡潔學問無厭常以易禮春秋左氏傳名其家居陋巷坐黌舍教諸生與二子四時弦誦風雨不廢夫人亦以章句字畫訓誨諸女及里中內外親表之甥侄每佳時令節車交馬集衣冠擁會立候牆宇隣釵巷帔招約呼

丹淵集 卷四十一
引帚裾次次羅列榻內修弟子之禮爲經師教
姆之賀如是者凡三十年遠近稱仰之先生素
貧窶衣拋食困無有羸衍而夫人服敝惡享麤
淡怡如也雖華章美品之在側未嘗以我之無
有耻之性孝且慈奉養舅姑無闕禮撫育諸叔
一盡乎仁愛生二子曰暮督其學長曰溫景祐
元年進士及第以職方員外郎通判戎州代歸
逆江上至嘉州舟覆溺死次日灝中皇祐元年
丙科遷秘書丞授雅州名山縣縣在層巒複嶺

之中林莽陰鬱嵐霧日發殊不與高年者起居
相宜灝重其行部刺史知之使假蜀之永康縣
夫人至縣才七月病乃作灝言之復得就藥成
都九月二十四日至私第歷請諸醫卒不效遂
啓手足矣夫人旣知書達理道不若尋常婦人
女子之所爲親見溫湛沒不救收泣投淚一斷
以命不復更嗟悼爲不可活之計被疾歸圍兒
女與語無戚戚愛戀難舍之意此儻非盡通事
物當爾之說雖烈丈夫吾固知其未能必矣夫

人以溫封華陽縣君四女適無錫唐棊崔庶幾
劉繹孫二人仲曦仲暉銘曰

惟夫人出甲族粵在少失所育祖外氏恤之
獨養而教性渾淑鍼縷餘親簡牘配先生保
邕睦執閫範端且肅固窘陋安水菽以書史
化邑屋生二子勤其讀並入仕及以祿夫人
者備五福數云盡暝就木歲時吉問歷卜彼
東山地高陸從先生關陵谷刻銘章慰子哭
仁壽縣太君李氏埋銘

宋治平三年丙午春正月壬午太常博士宋璋
與其弟瑄葬其母夫人仁壽太君李氏於犀浦
縣金沙下村從其父贈殿中丞諱某字易從之
神域也夫人于元年閏五月二十三日以疾卒
享年七十有九惟其懿德徽行宜所以表之于
墓者皆具於興元太守集賢校理楊君繪之文
博士復俾其友廣漢郡尉秘閣校理文同謹歲
月之實納壙中以告其後人同乃系以辭云
藏于此者誰歟是爲母歸而有令嘉之稱于

其宗族鄉黨者成紀夫人爾後千萬年兀者
夷缺者闐而瑒者或不漫而泐也嗣人其知
之矣噫此博士所以屬余渠渠者之志耶書
以薶諸幽

丹淵集卷四十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拾遺上

宋 蜀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 務滋 同叅

吳 吳一標 建先

詩

邛州賞豐亭 並序

賞豐亭太守竇公爲而名之也摸景畫
意羣賢皆榜詩其上同忝隸大莫理亦

其宗族鄉黨者成紀夫人爾後千萬年兀者
夷缺者闐而瑑者或不漫而泐也嗣人其知
之矣噫此博士所以屬余渠渠者之志耶書
以薶諸幽

丹淵集卷四十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拾遺上

宋 蜀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 務滋 同 叅

吳 吳一標 建先

詩

邛州賞豐亭 並序

賞豐亭太守竇公爲而名之也摸景畫
意羣賢皆榜詩其上同忝隸大莫理亦

當有紀述遂爲此百五十言塵乎其間
然句斷甚俗而文辭不深者蓋欲使溝
壟之下耕夫餉婦讀易曉誦易記用而
歌太守之德也易傳爾故不懼人之指
笑而敢以獻云

人之創亭意大率繇已便夫何我公者所作異
他見臨邛郡東北井井畫羣甸其民喜施力無
歲不登衍公因到城上有此多稼羨而云彼嘉
穀誠我民所擅如其每用此豈不鄉土戀伊我

牧其衆胡爾懼流轉遂茲謀棟宇顯顯向一面
題爲賞豐字義不止管繕常時命僚侶于時歌
管薦高談詫上瑞袞袞莫之倦擎酒揖大野指
顧欣怵田夫各相語我輩誰曰賤太守亦爲我
今日又張讌

邛州倅廳三省堂

將欲言治人必先由正身身正人自治此化行
如神總總羣聖書論說尤諄諄後賢守爲法不
敢忘逡巡有欲著其跡更假他物伸或取几杖

明或用盤盂陳或則銘於座或則書於紳此皆
貪道者欲已日夕親涵泳既滋久盛德光璘璘
魯侯相門子佩義而服仁來乘別駕輿齒髮何
青春開口議政事條件皆有倫春露與秋霜畏
愛其吏民尚懼有片缺不使其質純乃於廳事
側開軒承甲寅題曰三省堂大構高榜新地古
物象野水竹清衣巾公暇每居此寂嘿如隱淪
冥心以自觀外揣復內循一有所不逮補綻無
纖塵既已自作詩文理相彬彬宛轉示明戒欲

使風俗淳愚重侯所存再拜無辭頻待已固如
此賢哉君子鄰常願此基構永不罹荆榛有壞
則請修使之名不泯

題何靖山人隱居

靖蒲江人

錦屏山下何夫子鐵帶麻衣真古人苦學詩來
偷鬢老樂爲儒後却家貧酒中酌月江村夜琴
上彈風鶴寺春君已歸尋舊閑味肯騎肥馬入
紅塵

右一

因循失計下青山却恨谿雲占斷閑黃卷聖賢
忻對語青雲岐路祗低顏月墻槐影侵堦暗雨
檻秋花蒲目斑自愛蕭條真吏隱心清不累有
無間

題堯率寺

簿領迷人喜暫閑聊尋古寺陟孤巒栢藏一逕
中間窄雲歛千峰四面寬遠目已將飛鳥過寸
心更乞老僧安若爲借得禪房宿臥看龕燈一
點殘

題鳳凰山後巖

此景又奇絕半空生曲欄蜀鹿隨眼斷蕃雪滿
襟寒澗下雨聲急巖頭雲色乾歸鞍休報晚吾
待且盤桓

子瞻戲子由依韵奉和

子由在陳窮於丘正若淺港橫巨舟每朝升堂
講書罷緊合兩眼深埋頭才名至高位至下此
事自屬他人羞猶勝俛俛彼賢者手把翟籥隨
羣優笈如老鶴立海上退避不與鷺鷥遊文章

豈肯用一律獨取無間有神術所蓄未嘗資已
身楫楫恰如蜂聚蜜有時七日不火食支體雖
羸心不屈陵陽謬守卑且勞馬前空媿持旌旄
平生讀書若隼詬老大下筆侵離騷貧且賤焉
真可耻欲撻羣邪無尺筆安得來親絳帳旁曰
與諸生供唯唯須知道義故可樂莫問功名能
得幾君子道遠不計程死而後已方成名千鈞
一羽不須校女子小人知重輕

依韻和子瞻遊孤山

跨明越壓蘇湖錢塘風物天下無玉峰孱顏石
穿漏雪海浩蕩潮喧呼舊嘗持之詫吾孥會挈
爾去相與娛宦遊若不來此都腰間綵組徒云
紆子瞻鳳味新結廬曰哦其間興不孤平生美
志自償足休問滿眼生藿蒲有物可比中鄙夫
蜉蝣朝生死於晡公攘顯奪人能篋驕穉無乃
非良圖子瞻之樂固有餘辨說是非從魯遽我
今有索君勿逋歸日好景爲我摹

再和

問子瞻何江湖乃心魏闕君豈無胡爲放浪檢
束外日與隱者相招呼藍輿往往從以孥靈運
石壁無此娛窮深極險興未已豈復更憚梯登
紆過客休誇衡與廬天下此景君勿孤欲將文
字寫物象當截無限尋江蒲登高能賦屬大夫
遊覽未厭嗟已晡安得世上有絕筆盡取君詩
粧在圖此身之外何贏餘成然而寐其覺遽請
看湖上人名逋此子形相誰解摹

和陳基載大雨

黝黝雲如湧淙淙雨若傾驟翻銀漢濁勻洒玉
繩明雷怒無停勢風豪有遏聲危樓已初伏猶
謂袂衣輕

和張推官荔枝

長嗟珍果滯遐方好種華林奉帝王夏簟蒲風
羅秀色曉梯乘露摘新香潑霞乍染愁將變烹
玉纔疑忍更嘗正在臨邛病瘳甚忽蒙佳惠敢
相忘

贈李仲祥道士

不見先生已數年相思惟是誦嘉篇因來守郡
空山裏又喜通名畫戟前抵掌劇談猶矍鑠堆
胷豪氣尚蜿蜒近聞買得鵝池住且向人間作
地仙

賀陳基載重陽日

文酒尋常不厭求坐中須得賈長頭幸逢九日
稱佳節宜對三嵎賞素秋歲月但看隨葉落利
名當信與雲浮憑君且學龍山飲一醉能令萬
事休

寄張郎中

常媿無才動有權十年鄉里但留連養成荅颯
人應笑學得支離自謂賢三館舊遊層漢上一
麾今守亂峰前幸逢別駕如張軌免對蘇章說
二天

贈蘭溪先生

黃森字君嶠依政人

南鄰黃夫子平生氣凜然吟詩舊有癖寫字近
方顛可惜空山老須爲後世傳蘭溪修禊否願
續永和年

遊閑居院

乘暇訪閑居臨行欲所須急沽龍口酒忙打佛
前魚

丹淵集卷拾遺上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拾遺下

宋 蜀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叅

吳 吳一標建先

雜著

移蒲江縣學諸生文

人既生其五常之美已潛牙于其中渾渾融融
冥漫晦霽而罔克自章從之師所道有法駸駸

遊閑居院

乘暇訪閑居臨行欲所須急沽龍口酒忙打佛
前魚

丹淵集卷拾遺上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拾遺下

宋 蜀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叅

吳 吳一標建先

雜著

移蒲江縣學諸生文

人既生其五常之美已潛牙于其中渾渾融融
冥漫晦霽而罔克自章從之師所道有法駸駸

焉適柔良粹厚之區會真參元而爲正人端士
矣反此固隔蔽其素所有也去而名嵬瑣兇桀
叢然于天地間口鼻耳目眉齒鬚髮徒人耳亡
他繇始習之是與否已諸生資朴淳茂歷監之
咸可彫飾繪畫以爲令器今旣學于元防當進
退勿怠以充溢乎所以願來之意元防貯儲其
深而宏予昔與之游備識之且不敢以誣諸生
諸生宜修心治身趨教嚮誼毋甘浮淫毋生夸
驕毋輕語議毋妄施設毋尚褻狎毋念荒逸毋

聽讒嫉毋起怨背則諸生於謀已也甚善予亦
重諸生習之是必見諸生爲正人端士矣恭之
哉時皇祐四年二月七日

書邛州天慶觀希夷先生詩後

希夷先生陳搏字圖南後晉天福中來遊蜀聞
是州天師觀都威儀何昌一有道術善鎖鼻息
飛精漠然一就枕輒越月始寤遂留此學卒能
行之後歸關中所修益高蛻老而嬰動如神人
太宗朝嘗召入對問俞 旨賜詩與號放居華

山章靈暴奇父乃解去逮今海內愚耄蚩稚具
齒舌者灼灼能道先生之所爲先生本儒人旣
繇虛無凡作詩皆擺落世故披龔劓盲蹊穴
易知每一篇墜塵中雖市人亦誦誦不休謂真
關秘區若可自到當時有贈昌一者親墨殿楹
上後人已恐渝楮刻之歷祀多自丁酉訖今
四年也 苔塗埃昏藏隱晦黑積政不問皇祐庚寅
歲郡將博陵崔公制治之明年廷事簡休恬於
放奇考志得此卽往臨視讀已歎云此非遠形

外器者言耶解名纓脫利拳扶人于夷曠之鉅
達爾達者所存深如是哉惜其侈腐不能久傳
寓於石其幾乎乃求摸之顧謂其幕中文同曰
子可作系䟽其繇俾來者知所以然因而護持
馳于亡窮亦我曹謀也同唯唯謹執筆願書其
牘屬之末且拜公之所趣特高乎閔善而勿通
者萬萬矣中元日書

重序九臯集

大邑缺令余以郡從事來攝其治旣至樂其少

九淵集 卷之四
三
訟而多暇獨未見有過從可延之與語議者問
左右皆言靜林有老僧曰惟已戒業甚高凡士
大夫之賢與其徒之名者多與之游無不誦詠
以道其爲人在里閭一切皆歸尊之不敢怠此
疑可以當君子之求訪者遂召來果與它浮圖
者異狀貌秀健襟宇恢擴辯論博給根固基厚
信釋氏之門景星慶雲爾余大喜明日詣其所
居一室寥然遠介江上幽澹虛潔整整可愛視
其壁有畫儒者像榜云長秋山人胡昭甫字惟

岳真者旁有贊乃已師之辭講胡之美尤盛問
之曰此已師師也當僭孟朝渠爲進士有詩名
于時不第已師得學四聲於其門下今不幸而
其嗣泯絕已師旣荷其教誘竊懼其爲鬼而死
所食處故圖之庶朝夕得以瞻慕而歲時得以
獻享也余聞之益重其所存因而歎曰夫世之
具儒衣冠而把吾孔氏之書卷者過耳歷目莫
非皆仁義之說及於其所事師一反面不復更
名之者多矣況肯有卹其沒後者耶已師乃學

佛者斷念割愛實曰其事今反能如此宜乎吾
心之信確確而愈堅因索其詩得七百首携歸
諷誦累日溫純謹愿含蓄意思誠鍾磬埴篔之
雅韻鸞鳳虎豹之奇采其春容彪炳不假於他
而一出于自然矣余固願爲之序使行于世期
覽之者知已師不獨號方袍而能爲辭章亦著
其行義磊砢魁特而絕出于衆人爾已師字亞
休姓仇氏識余時年七十五歲云皇祐癸巳下
元夜三更杳杳堂書此序

崇壽禪師塔銘

禪師俗姓仇氏名惟已字亞休邛州蒲頓人自
趣尚便高遠不與鄰里諸兒同嬉戲惟是
聞作佛事則汛灑供獻恭勤精愿不救之而自
率常恐若不能如法者父母異之乃俾隸大邑
靜林僧籍以仁普爲師年十六遂落髮二十受
具戒來成都太慈寺聽講大乘諸經盡通曉奧
義後七年還舊居其所止悉荒落不治但腐椽
破壁欹邪罅漏陳屋數間而已師恬然安一榻